

有人说朋友最高的境界,就是两个人坐在一块儿,一天不说话也不尴尬。我与老彭——云门先生没有这样的交情,只能说是路上遇见的同道,有说不完的话而已。一两天不见,一两月不见,但他一直在我身旁。我们远远地望见,远远地招手,偶尔走近,靠近,又很快分开。

# 云门先生

富晓春

忽然有一天,老彭走了。我蓦然发现,四下空旷无人,再也听不到他熟悉的声音,见不到他熟悉的身影。走了的老彭,从此成了温州之南仙岩山上冰凉寺旁,屹立着的一块坚硬而不屈的墓碑!

老彭,1967年生,浙江温州人。大名福云,字云门。国学与地域文化学者,书画家。著有《大罗山摩崖题刻》《彭福云书法作品精选》《云门无三乙未书画小品》等。老彭人不高,也不见得魁梧;温文儒雅,眉宇间藏有一股清浅英气。喜欢背双肩包,单肩挎的那种。偶尔见过他穿唐装的模样,恰似从历史画卷走出的人物。见过他的三七分头,后改留板寸头——据说弄得周围的人很不习惯,最终演变成不毛之地——留光头。在温州,老彭也算是经常在一些文化活动中相遇。他总是坐在

那天我正在食堂与同事们一起午餐,群里忽然冒出了消息:请昨天12:00后去过江湾校区的教职工,立即返回江湾校区。

回家收拾了几件衣物,洗完澡,给猫补上了食物和水,师资办和HR已经把学院“自首”同事们组好了群,看到群里弹出的小林漫画:“走你走过的路,不算一种重逢;吹你吹过的风,不算一种相拥——防疫办:算!”当段子真实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时候,就是“一粒灰”和“一座山”的区别。

我提着行李走进江湾校区体育馆三楼的篮球场,比想象中暖和。老师们的电脑屏幕上依旧忙碌,有复杂的数据,也有难懂的文字,还有晦涩的表格。

没想到老师们都如此泰然自若。我也既来之则安之。掏出一本《今日简史》,这是今年陆雄文院长给所有老师布置的作业之一。无熊孩子乱耳,无工作之劳形,这会儿不正是读书的好时机吗?

六点多,有老师起身找清静会议室上课去了,没课的继续写论文查资料,还有的索性去图书馆通宵,说那儿也有床和被褥,写累了倒头就能睡,这奋斗的冲动比学生都拼。

隔离第一夜,怎么睡成了最大的问题。篮球场的隔离幕帘缓缓降下,男老师在外场,女老师在内场;九点多,被子逐步就位,之后是板床和躺椅,数量还是略有不足。男老师尽显绅士风度,优先女士,自己垫上几个纸箱,被子直接铺在上面,和衣而睡。

躺在硬邦邦的板床上,灯还是很亮,鼓风机的噪声特别大。我塞上耳机,又把路玉明老师在我们复旦大学EMBA人文盛典上的演讲拿出来看了几遍:“世界充满不安,是源于我们内心的不安,如果我们有能力决定自己是善的、是有意义的、决定自己是应该做什么的,这样我们就能找到安静。”便沉沉睡去。

我平时神经衰弱,这天倒比往常多睡了一个多小时。吃完早饭,去外面呼吸新鲜空气,有一队老师由领头教授带着,在江湾小区内观鸟,似乎是看到了不常在此出现的珍稀物种,领头的教授一边解说一边端起专业相机咔嚓了好几张。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起背着相机来隔离的。

本想趁着隔离节食减肥,不成想到了中午还是被历史系的“摊位”拽住了脚步。其实前一天就发现,金光耀老师的世界是全场美食最丰沛的地方,实在没能忍住蹭饭的冲动。量又大又经吃的“满口菜”,肯定宜于酒,和“唯酒无量”的历史系中文系老师们凑在一起,听金老师天南海北地讲文史轶事掌故。

习惯了日常奔波忙碌的生活,突然被困于某地,难免无所适从、焦躁不安。托复旦老师们的福,面对突如其来的一切,他们安之若素,或孤独或热闹,把这两天两晚的隔离生活过得有滋有味。

# 「固定」四十八小时

邹瑞珺



此物最相思 (中国画) 陆大同

# 谢谢姜椿芳先生

任溶溶

敌伪时期,地下党曾在武定路成都路路口有一个印刷所,叫万利印刷所,我让母亲也投资。后来这印刷所成了《时代日报》社址,我到那里,见社长姜椿芳先生每天到那里办公,译一篇稿子,印刷工人排一篇印刷。我正是在那里听他与戈宝权同志说翻译,说俄文诗有格律,他正是按规律翻译的。这话启发了我,我就照他说的按俄文诗律译俄文儿童诗。姜先生译得不多,我苏联儿童诗却译了不少。

姜椿芳先生启发了我翻译苏联儿童诗,我谢谢他。触碰这个自我设置的点时,他就会反弹回归,转化成为一个不谙世事的孩童。所谓“静如止水,穆如清风”,就是这么一种状态,以至于那样纯粹,那样乖巧可爱。就像他的书法、他的画、他的文章那样,总是有一股久违的亲近大自然的纯净与清香。

他的书画总是填得那么满,给人一种压抑感;蓦然间,他又留那么多的空白,让人一下子寻找不到内容的边际。他总是在人生境界的两极游走,留下一大片中间地带,让他欣赏他的大片自由出入天马行空纵横驰骋……有人说老彭傲。他习惯按自己的方式出牌,最多顾左右而言他算是给对方最大的面子;他走在路上,从不看路人,他看远处的风景,竖耳聆听路旁花草树木拔节生长的声音。老彭的傲,傲在自得其乐

与众不同的骨子里,傲在对艺术有独到见解而又几近固执的把玩中。

每有愤慨之事或不平之处,我就找老彭聊天。老彭怪我将他当“出气筒”兼“垃圾桶”;我说非也,我将你当“净化器”兼“指南针”。闻此言,老彭转嗔为喜。每次见面,一杯清茶,一碟瓜子。天南地北,海阔天空,全不在一个点上;人间烟火,世间情趣,全不在一个理上。不管什么事,不管有多难,在你我是一堵墙,但到了老彭那里,就是一扇敞开的窗……

最后一次见到老彭是在今年四月的一个朗日,我与友人相约前往探望。在市区西山桥一间简陋不大的房子里,我们围坐在客厅小茶桌喝茶。桌上摆放着水果、瓜子,煮着的茶水“咕嘟咕嘟”地响。见到了老朋友,老彭谈笑风生,说黄精的妙用,谈人生的禅

因为与生活的半径有些重叠,我曾经无数次地路过延安西路1262号那扇挂着“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”招牌的大门,但从不知道里面是怎样的方天地,也无任何进去看一看的冲动——不就是个科研单位嘛。自从“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”华丽转身为“上生·新所”,我便有了很多机会可以从从容容地打量这个上海新地标了。

如果说外滩是上海的客厅,那么,集办公、娱乐、休闲、文化展示于一体的“上生·新所”便是上海曲径通幽的一处小亭。客厅的体面呈现给外人看,小亭的清幽往往收藏着个性的记忆。

“上生·新所”由从前的孙科住宅、美国哥伦比亚乡村俱乐部、健身房(海军俱乐部)等历史建筑和十几栋贯穿新中国成长史的工业建筑、4栋风格鲜明的当代建筑共同组成,围绕它形成夹角的是有着“上海第一花园马路”盛名的新华路和番禺路,这是上海西区颇具历史风貌的繁华地带。“上生·新所”用自己的历史叙事,丰富着这片区域的内涵。

20世纪初,上海公共租界里的一些美国侨民在上海西部一片农田里,建设了一座哥伦比亚乡村俱乐部,以寄托思乡之情。1924年,苏浙两省军阀混战波及上海,公共租界工部局乘乱“越界筑路”,大大拓展了原来的租界范围。美资“普益地产公司”以新修的哥伦比亚路(今新华路)和安和寺路(今番禺路)为中心,计划建造70来个单元的连体住宅和花园别墅,从而形成一个“Columbia Circle”(“哥伦比亚圈”)。担任这些住宅建筑总设计的便是大名鼎鼎的鄂达克。他将英式、意式、西班牙式、美洲乡村式等风格杂糅于这些建筑中,使这个区域呈现出一派平和而中庸的殖民地风格。

# 一个“俱乐部”的轮回

张晓春

门廊;坐在当年海军俱乐部泳池边长廊里喝咖啡,目光所及,是一圈朴素的多力克柱和泳池里地中海色彩的马赛克花纹;有一次在原来的海军俱乐部健身房看现代人剧社的都市悬疑话剧,剧终出门,穿过有两根科林斯柱装饰的长廊,发现尽头的出口处,是巴洛克风格的螺旋形柱支撑着大门;约朋友坐在喷泉广场边一起吃一顿简餐聊聊天,乡村俱乐部外立面挑出的巴洛克贝壳曲线铸铁栏杆阳台,时不时吸引着我们的目光,转而会将聊天的话题移到这建筑本身。俱乐部作为鸢尾书店的那部分,每一扇圆拱窗都对称敞开着地中海式遮阳板,坡

前些天,我在朋友圈转了西坡的《豆腐花》。我写道:“正是吃饭的时候,读西坡老师的《豆腐花》会是怎样一种感受?”有人立马回帖:“那就再来一碗。”也有人说:“豆腐花是我的最爱。”跟帖达几十条之多。一碗豆腐花引发不少人回忆起喝豆腐花的美好时光。也有人惋惜,包括我90岁的小学老师李老师说,现在很难吃到正宗的豆腐花了。

当晚近11点,文友梁跃进发信息给我:“什么时候有空,有兴趣,我们一起去鲁迅公园旁的一家店品尝豆腐花、大饼油条?”我说行啊。哪知阿梁不仅热心肠还是急性子,第二天上午发来信息:“就今天中午。”我正考虑如何回复,谁知他已经来到我家楼下,见面不容分说,拽着我打车来到这家店。这天天气特别好,店里十多张桌子坐满了人。先端上的是豆腐花,我觉得这简直是一幅中国山水画,豆腐花是大块的留白,草菇老抽如晕染的江水,加了点辣油显得更有层次感,深色的紫菜在江水中漂动,那白色的

的虾皮、黄褐色的榨菜末,外加一点碧绿的葱花,将画面点缀得分外好看,还没开吃,视觉上就有了一种享受。用调羹舀了一勺送入嘴里,豆腐入口即化,一股浓浓的豆香在口腔内留存很长时间。我问服务员,这豆腐花有什么特别之处,服务员说,除了水少放以外,还有一包大料,然后神秘地笑笑,我自然不便多问。

阿梁又点了馄饨(19元)、油条(3元)、烧饼(3元),之前的豆腐花才5元,每上一道点心,阿梁就介绍其特点,比如油条大概有35厘米长,又细心地在碟子里倒了一点鲜酱油,用油条蘸鲜酱油,那是上海人的最爱,咬一口,脆脆的,热热的。邻桌一对八十多岁的老夫子,点的点心和我们相仿。老人说,味道正宗。

我特地到账台看了一下菜谱(其实是点心谱),上百品种根本吃不过来。我注意到,西坡写的一些小食点在这里也能找到。

当朋友听说阿梁家就住在鲁迅公园附近,来回打车“押”着我吃豆腐花,车费远超吃饭的成本,朋友赞道,对豆腐花的喜爱岂是金钱能衡量的?

岁月静好,暂时没有病痛,也没有生死别离。临走,老彭吟诵一首旧诗作话别:“苦乐人生曾几多,阎王见过又如何?残躯有幸付尘劫,无意转身称佛陀。”

就在那个老旧小区,那间摆着三个书柜的小屋,老彭的爱人,他给她取名号为行曼的一个可敬的女子,生死相随全身心地服侍着他,给他日常起居的照料,给他精神上的抚慰。茶余饭后,他们一起吟诗作对,一个画画,一个题跋,像极了金庸笔下的神仙眷侣,让老彭度过了此生美好而艰难的最后岁月……

初冬一个宁静的清晨,老彭悄悄地走了。他离开时,年仅五十四岁。诗人臧克家说,有的人死了,但他还活着。伊人虽逝,但老彭仍然还活着,他的音容笑貌宛在,他的艺术事迹还停留在云山碧水之间。他只是觉得人间太喧嚣了,移步住到了云上而已。云上天堂,红霞满天。每一个想念他的人,只要抬头仰望,都能见到他。天空走过朵朵云彩,那便是老彭啊!

——云上漫步的云门先生!

屋顶的檐口,红色西班牙筒瓦覆盖,呈现出一种在二十世纪初已经被西方建筑潮流淘汰,而在上海的这一角落,西方并未艾地被复制的美国南加州西班牙传教风格。同样这个地方,有许多老照片可以作证,二战时期,侵华日军曾在这里设集中营,将敌对国的许多欧美在华人土关押于此,有的人甚至没能活着离开这里。

没有历史的建筑是苍白的,但是,只有历史而没有更新的建筑是没有未来的。1949年后,昔日殖民者的俱乐部成为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。在近70年的时间里,这里新增了11栋工业大楼,其中具有现代简约风格的“麻风风”大楼,由诗人郭沫若的儿子、建筑设计师兼摄影家郭博设计,在很长一段时间里,用于各种传染病的疫苗研究。

2016年,研究所搬迁,万科集团联合荷兰大都会建筑事务所OMA以尊重历史文脉、延续城市脉络、新老建筑对话、多样共生为更新理念,把这里改造和开发成为上海西区一处可供市民休憩娱乐聚会的场所。从殖民地乡村俱乐部到都市休闲时尚地标,“上生·新所——哥伦比亚公园”,这名称本身,意味着一个完美的百年轮回。

# 十日谈

老建筑 新魅力 责编:徐婉青

晴暖暖阳,漫步思南公馆街区,阅读诗意。